

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醉醒石

## 第一回 救窮途名顯當官 申冤獄慶流奕世

《畫堂春》：從來惟善感天知，況是理枉扶危。人神相敬依，逸豫無期。積書未必能讀，積金未必能肥；不如積德與孫枝，富貴何疑。

《易傳》曰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」此言禍福惟人自召，非天之有私厚薄也。然積善莫大於陰，積不善亦莫大於陰。故陰鷲之慶最長，陰毒之報最酷。至於刑獄一事，關係尤重。存心平恕，則死者可生；用意刻深，則生者立死。況受昧執法，故意陷人；人命至重，何可以供我喜怒，恣我魚肉也！古語有云：當權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寶山空手回。士大夫事權在握，而不辨雪冤獄，矜恤無辜，不深負上天好生之心乎？漢之時，有於公者，為獄吏，持法公平，能明孝婦之冤。嘗自高大其門道：「吾子孫必有顯者。」後子定國，果為廷尉，如其言。唐之時，有何比乾者，與徐有功、來俊臣、侯思止同為刑官。比乾寬恕，多所平反。時人為之語道：「遇來、侯必死，過徐、何必生。」一日，有老嫗過其門，持籌九十餘枚，與比幹道：「君有陰德，子孫為公卿郡守，佩印綬者，當如此籌。」後果累世通顯。宋之時，有張慶者，為獄官，掃除獄舍，必使潔淨；飲食獄囚，不至饑寒；有病者，醫藥之無少缺。雖未能申冤理枉，而子孫亦登科第之報。至若周興、吉顛之徒，鉗網為號，羅織成經，傾陷平民，流毒縉紳，終至身首異處，妻子宗族並受斬戮，其視善人之報為何如哉！因綴俚言，聊以志感：

丹筆無輕下，蒼黔係死生。  
稍忘矜恤意，便就鼎鑊烹。  
所責寬仁吏，奉法持公平。  
不望桃生穉，奚堪鬼泣庭。  
皇帝猶清問，廷評可恣情？  
掃墓近屠伯，索窶請周興。  
何如於定國，高門世所榮。  
報施應不爽，敢用告司刑。

已前所說，還是事權在己，出入由心，即能雪冤申枉，猶非難事。今且說一個官卑職小，既無事權，又不愛錢沽譽，乃能明冤枉，出條囚，豈不是個極難的事麼？

嘉靖年間，有一人姓姚名一祥，乃松江上海縣人。少而無父，家事亦饒裕，為人倜儻不羈，輕財尚義。曾習舉子業，能詩文，考幾次童生，時數不遇，不得入學，鄉里之間，未免有諷笑他的光景，他亦怡然受之，不在心上。但其母守寡育孤，一心指望他以功名顯。乃收拾家中積蓄的東西，約有四五百金，教他往南京納監。一祥奉母之命，別了妻子，帶了兩個僕人，即便起程。南京古稱金陵，又號秣陵，龍蟠虎踞，帝王一大都會。自東晉渡江以來，宋、齊、梁、陳，皆建都於此。其後又有南唐李璟，李煜建都，故其壯麗繁華，為東南之冠。王介甫《金陵懷古》詞可證：《桂枝香》：

登臨送目，正故國晚秋，天氣初肅，瀟灑澄江如練，翠峰如簇。征帆去棹殘陽裡，背西風酒旗斜矗。彩舟雲淡，星河露起，畫圖難足。

念自昔豪華競逐，恨門外樓頭，悲恨相續。千古憑高，對此，慢嗟榮辱。六朝舊事隨流水，但寒煙衰草凝綠。至今商女，時時尚唱，《後庭》遺曲。

及至明朝太祖皇帝，更恢拓區宇，建立宮殿，百府千衙，三衢九陌。奇技淫巧之物，衣冠禮樂之流，豔妓變童，九流術士，無不雲屯鱗集。真是說不盡的繁華，享不窮的快樂。雖遷都北京，未免宮殿傾頹，然而山川如故，景物猶昨，自與別省郡邑不同。一祥行至城中，悅目賞心。心下自忖道：「起文納監，便要坐監，不得快意遊玩，不如尋個下處遊玩幾日，再作區處。」遂同二僕到秦淮河桃葉渡口，尋了一所河房住下。南京下處，河房最貴，亦最精。西首便是貢院，對河便是子。故此風流忼爽之士，情願多出銀子租他。一樣歇息了一日，次日便出遊玩，一連耍子了兩三日，忽然過了武功坊，踱過了橋，步到子裡去，但見：

紅樓疑岫，翠館凌云。曲檻雕欄，植無數奇花異卉；幽房邃室，列幾般寶瑟瑤笙。嘔啞之聲繞樑，氤氳之氣撲鼻。玉姿花貌，人人是洞府仙妹；書案詩筒，個個像文林學士。不愁明月盡，原名不夜之天；剩有粉香來，夙號迷魂之地。做不盡風流榜樣，賺多少少年英才。

一祥向來無有宿娼之意，但一入其門，見此光景，也覺有些心動。況子裡的舊話道：只怕你乖而不來，不怕你來而使乖。故此再沒有闖寡門的。便極吝嗇，也須歇幾夜，破費數十金，方得出門。又且有一班幫閒子弟攬掇起來，冷湊趣，熱奉承，縱有老成識見，一時也難自走出來。一祥又是風流灑落，不惜錢財的，一時間便看上了兩個妮子，大扯手作用將起來。那有一個不奉承他？過了幾日，竟叫僕人把行李都搬到中住了。中，凡嫖客的管家，卻有粗使的梅香來陪睡的。故此兩僕人，也落得快活，把正經事不提起了。

姚君把爭名奪利之心，變作惜玉憐香之意。這些納監肥資，都做纏頭花費。不多時，也自消耗了一半。算來納監不成，不如縱心行樂。況有幫閒之人，日夜和哄，吹彈歌舞，六博投壺，不由不醉臥其中，撒漫使用。囊中之物，看看消索了。一日，幫閒輩請他到兩花台遊賞。左嬌右豔，絲竹滿前，假意兒趨承熱絡，實俗罄竭資糧，打發蠻子上路也。看官，你道這個所在，可是輕易去得的？這伙人可是相與得的？姚君不察，尚然痛飲高歌，又復援筆題詩，以志其樂。詩曰：

昔日談經處，今為遊冶原。  
莫愁曾繫艇，靈運亦停轅。  
分練澄江色，飛青木末軒。  
從來佳麗地，得意肯忘言？

題畢，眾人齊聲稱贊道：「如此高才，那怕龍門萬丈！」個個把酒預賀。大家正吃得熱鬧，忽然一人，敝巾破衣，形容憔悴，殆無人色，貿貿而來，望姚君施禮求乞。姚君是個巧者，亦不在意，叫僕從以酒食與之。其人酒亦不飲，食亦不吃，對姚君道：

「某乃河南秀才，途中被劫，資盡身傷，不能返鄉，故求濟助資糧為行李費耳。豈為酒食小事！」兩個幫閒的，便接口道：「姚相公，不要睬他。我們這裡，這樣人甚多，卻都是假說被難，騙人財物。那裡去辨他是真是假，那裡去查他是秀才不是秀才！」那人便老大不快活起來，道：「我因被劫瀕死，竊恐流落異鄉，故不得已而求濟。今既為俗人所疑，何可復在此間求濟。但我非脫空脫騙之流，沒得濟助罷了，何可當此不肖之名，亦須要一明其非偽。」遂脫衣示之，果然刀瘡未平，血痕尚沾衣上。一祥乃立起身，揖而謝之。就叫僕人拿行箱過來，簡看囊中，止有白銀十兩，並紵衣一領，綢襖一件。即盡與之，且酌之酒而送之。其人感泣拜謝，問姚之姓名而去。而姚君不問也。今人些小資助，便要誇恩居德，況淪遇之人，助之如許，不詢姓名，蓋真施恩不求報，故置之若忘如此。即此一端，已不可及，況尤有大於此者。姚君此時，即轉一個念頭道：「資囊已罄，料無助我之人。倘我再在此，或被老鴇絮煩迫逐，不成體面。不如別了回家，尚不露出馬腳。於是酒也不吃，遂起身回到中，取了行李鋪蓋，即時作別。兩個妓者苦苦留住，又宿了一夜。次早，教僕人叫了一隻船，急急起身。兩妓者雖然哭哭啼啼，說盟說誓，要都為銀子面上。見他銀子完了，便不免假手脫放出門了。姚君是個忼爽男子，絕不為他兩個牽情，一竟下船。不數日，到了家中。其母聞得子回，不勝歡喜。問及納監之事，一祥半晌不敢做聲，沒奈何只得實告。其母聽然大怒。平日一祥最孝，奉母之命惟謹。一時高興，費了四五百

金，沒了銀子，殊不在他心上；只是有違了母命，宿娼費業，大不自在，追悔無及。從此以後，再不敢他出。過了一兩年，思量不是個了局，因就近納一縣吏，圖個小小前程。看官，你道如此豪爽的人，可是看得衙門中這些齷齪銀子在心的麼？一味只是濟難扶危，寬厚接物。衙門裡也有贊他忠厚的，也有把他做呆呆看。他全不在心，任人說笑而已。光陰荏苒，倏忽間過了六七年，看看的兩考滿了，例要入京效勞。那時遵依母命，在京三年，再不敢一些花費，選得個江西九江府知事。到任不多幾時，本府司獄司缺官，上司就令他帶管。他卻悉心料理，周濟諸囚，無論輕犯暫監者，不加苛虐。即重囚牢中，亦親自往看，污穢者潔淨之，病疾者醫治之，饑寒者衣食之。人人戴德，各各感恩，至於誣陷扳害，及上台不公不明、屈打成招的，彼皆一一詳察。若遇便可言，亦肯為之解釋。自恨官卑職小，明知枉屈，不能申理，每每抱愧。是以衙齋中，一清如水，蔬食布衣，淡如也。嘗題小詩一首於壁上，詩曰：

世道非淳古，人無畫地風。何時得刑措，令彼貫城空。

詩以言志。觀他詩意，與邵堯夫願天常生好人，願人常行好事，大同小異，便可知他平日的存心了。過了半年，有一新按台到任。大小官員，個個要去參見。他也不免隨班逐隊，去走兩遭。你道察院衙門，何等尊嚴，這些小官兒，那裡有他的說話分。但是事體如此，不得不去。一連去了三日，參見已畢，眾官俱出。一祥卻已轉身走了，忽然裡邊傳叫姚知事。一祥不知何故，未免吃了一嚇，又自忖道：「我在此做官，並不曾做一些不公不法的事，不取一毫不公不法的錢，料來沒甚干係，便進去何妨。」遂急急的跑將進去見。察院問道：「你便是上海姚一祥麼？」對道：「小官正是。」又問道：「到任幾時了？」對道：「到任十個月了。」又問帶管司獄司事幾時了。對道：「才得五個月日。」察院又道：「你是個風流曠浪的人，如何做得這樣的小官？」一祥聽得此話，心中大是疑惑，只得勉強對道：「不敢。」察院又道：「某年月日，在南京雨花台上，挾妓飲酒的，便是你麼？」一祥聽了這兩句話，不知是何緣故，心中突突的跳，慌做了一團。就如一盆冷水，從頭上澆下，渾身顫抖個不了。即便除下紗帽，磕頭如搗蒜，口裡只是「死罪，死罪，求老爺饒恕」。察院笑道：「不要慌張。我且問你，你在雨花台時，有一秀才，被難落魄，求你周濟，你與他衣服銀子，是有的麼？」一祥到此，心中又覺得安穩了些，連忙應道：「是有的。」察院道：「你還認得那人麼？」對道：「一時偶會，相別已久，卻又認不起了。」察院又道：「你曾曉得他姓名麼？」又對道：「小官偶然資助，不曾問他姓名。」察院道：「即本院便是。」便叫道：「可起來作揖。」一面叫皂隸掩門。一祥方才放心，站了起來，作了揖，站在側邊。察院體統，一應小三司及府經歷、縣丞等官，並沒留茶之理；或特典留茶，也只是立了吃的。故姚君雖然有舊恩於察院，也只是站著吃茶。茶罷，察院道：「本院自得君周濟還鄉，幸叨科第，常思報恩，未得其便。今幸於此相遇，是天假之便也。只是尊卑闊絕，體統森嚴，不便往來酬報。君有濟人利物之心，甚於獄中情由，必知其詳。其間倘有真正冤枉，情可矜恤者，君可開幾名來。人得千金，本院當為釋放，以報君恩。」一祥領命，謝茶而出。只見衙門中人，伸頭縮頸，在那裡打聽，是何緣故留茶，那些府縣問抄日報的，即將此事報與兩司各道府縣各官去了。府縣官也有送帖來的，也有送禮來的。你道是奉承這司獄司麼？總是奉承察院的相知。姚君一到衙門，快活不可勝言，即喚本衙門書吏，把察院的說話，一一對他說了。書吏皆賀道：「恭喜老爺，得此一樁大錢。」姚君笑道：「你們這些癡人！若是我這等要錢，何不日常裡也索搜賺幾文？我只因官卑職小，不能申雪冤枉，時以為恨。今幸得上台老爺有此美意，我正好因風吹火，了我向來心願，豈以得錢為喜！若是要錢，那沒錢的冤枉，畢竟不能出了。」書吏聽這說話，口頭雖稱贊，心裡都暗笑道：「那裡有不要錢的人？這是人面前撇清的話兒。待他做出來，便見分曉。」遂說道：「老爺既不要錢，老爺知獄中有幾個真冤枉？」姚君道：「我一來管事，就存此心，故此時常訪問，牢中有七人真冤。」就把七人名字事跡，數將出來。又道：「你們可將前因後跡，備細開述，疊成文卷，去開釋他，我自不要一文。其間有三四個富家，出得起的，你們可對他說，要他一二兩一個，也不為過。」獄吏登時到監中，與那七個人說了。七人感謝不盡，即時著人到家，通了消息，鬥起銀子，與了吏書。那班吏書又算計道：「本官雖說不要銀子，那裡便是真心？況且他既曉得三四個是富家，察院老爺又說一人要他千金，不如叫他幾個鬥二三千銀子在此，待送文卷與他。他若真不要時，一定即刻把文卷送上去；若假不要，必定遲延兩日，那時便可送進去與他。」大家商量已定，銀子已鬥端正。過了數日，文案已成，吏書送與姚君看了。拿了文案，即忙去見察院。

那時書吏方知其真不要錢，人人喝采不已。

及至察院前，等候開門，傳將進去，這番卻不是前邊見的體統了。一祥一邊進去，察院便叫掩門。一祥將文卷呈上，稟道：「知事平日體察獄情，其中重辟囚犯，有七人實係冤枉，蒙老爺鈞諭，敢斗膽開呈，望老爺開天地之恩。」察院看了文卷道：「君曾有所得否？」答道：「已約定釋放之日，共謝知事七千金矣。」察院道：「既如此，足以報君之德矣。君將此銀歸家怡老，逍遙林泉之間可也，何必為五斗粟折腰？」一祥領命而出。察院登時批准文書，七人登時出獄。七家家屬，扶老攜幼，焚香頂禮，涕泣膝行，到衙拜謝，不必說起。但是姚君既對察院說已得七千，其實不曾得一文。若在他人得些銀子，申他冤枉，也不為過。即不然富者得銀，貧者白說，也便是賢人君子了。其最上者，不得銀子，亦須與上台說明，以見我真實申雪之意，此更是不可及的。而今姚君不得銀子，竟說得了七千，誰肯如此冒充名失實利，既能雪人之冤，又不利人之財，又不邀己之譽，以討上台的獎賞。豈不大聖人、大菩薩的心腸？只怕這樣人，古今來不多見的。次日，姚君即起文書告致仕。察院只道他實實得了七千金，即准了文書，掛冠而歸，由是哄動一城。司道府縣，無人不欽重道：「些些小官，能不受賄賂，雪冤理枉，誠有司憲臬所不及。」於是皆厚贈優禮以歸。七人族中糾集朋友，到三院動呈，敘其申雪冤獄，不受分文，盛德清風，可為世表，應入名宦祠中。察院起初准他致仕，只道他實得七千銀子，便回去已夠了。及見三學公呈，方知他不曾得銀，真心釋冤出枉。大驚異道：「如此好人，真是有一無二！但是我原思報他，叫他回去，不想倒是我誤了他的前程。」即時批准，送入名宦祠中。看官，你道知事入名宦，從來能有幾個？此已是為德之報了。及歸到家，清風兩袖。孫雖入泮，而家業卻是蕭條。家中大小，多埋怨他無算計，既不賺得銀子，又賠了他一個小小前程，豈不是折本的事麼？姚君怡然而已。年至九十餘歲，忽然一日，夢見五六個人，青衣小帽，跪在前面稟道：「某等來迎接老爺。」姚君夢中，也還認得是前曾救他死罪的人。因問道：「你們為何到此？」那些人道：「小的們蒙老爺救命回家，凡七家的祖宗父母，均上請於天帝。天帝命司命真君，增老爺壽考，仍令老爺子孫世世貴顯。今老爺壽數將終，小的們前來眼侍老爺。外邊有轎，請老爺便行。」姚君聽罷，便上了轎。眾人抬了，走到一衙門前落轎。只見司閻人報將進去。裡面一位官員，出來迎接。姚君仔細一看，不像官府打扮，卻是帶冕旒、穿袞龍袍，方才悟道：「是閻羅王了。」閻王便與姚君作了揖，同走到廳上。卻是先有一位尊官，坐在那裡。閻王卻揖姚君坐在那尊官之上。姚君推遜不肯坐。閻王道：「君曾聞黃承事坐在范文正公上的事麼？此間論德，非論位也。」姚君乃上坐了。閻王道：「君有陰德。昨日天符敕下，請君為太山刑曹。君可歸家，料理後事。不久即當奉迎。」遂送了出來。眾人仍舊抬了轉回。姚君欠伸而寤，乃是南柯一夢。次早起來，對家中人道：「我昨得一夢，殆將死矣。但你們平日怨我不知作家，昨夜夢中見前時所救冤獄的人來接，說已請命於天帝，令我子孫貴顯。」因指其孫道：「興吾家者其在此子乎？你們可不必憂貧了。」又備述夢中事體。又道：「閻王對我說，不日來迎，一定死期將至。你們可具湯，待我沐浴以俟。」家人如言具湯。姚君浴畢，又道：「迎我者已在門矣。」合家都聞得異香滿室，頃刻已逝。其孫名永濟，登萬曆戊戌進士，後官至浙江左布政，予告歸家。雲初俱有盛德，擅其世業，簪纓正未有艾。七人請命天帝之言，毫釐不爽。德行於陰，報食於顯，確確有驗。當權君子，能不廣行方便，貽厥孫謀乎？詩曰：

嘗聞積德勝浮圖，況造浮圖不勝書。數級已成四十九，積功應准百千餘。

真稱有谷貽孫子，那不高門建戟。寄語當塗諸達者，好將丹筆換纓裾。

